佛说赖吒和罗所问德光太子经一卷

西晋三藏法师竺法护译 • 乾隆大藏經 • 大乘单译经

闻如是。一时佛在王舍城灵鸟顶山。与大比丘众千二百五十菩萨五百人俱。尔时贤者赖吒和罗。止顿舍卫国尽夏三月。更新具衣钵着其被服。与百新学比丘俱。所作已办共游诸国。往诣王舍大城灵鸟顶山。于是贤者赖吒和罗行到佛所。稽首佛足却住一面。赖吒和罗问世尊言。菩萨大士奉行何等。得一切奇特功德之法。致无动畏之慧超异之智。发遣辩才光明彻照。入一切智教授众生。令得解脱断于狐疑。以善权方便示一切智。言行相应所问诸佛常以巧便得诸佛意。一切所闻法皆能受持疾逮一切智。尔时贤者赖吒和罗以偈赞叹。问佛而说颂曰。

云何菩萨满所行 何谓所作而审谛

具足智慧功德愿 今人中尊解说是

紫磨金色妙身体 为人中尊积上德

救济拥护于众生 愿佛解说无上行

为如何得无尽智 无量总持上觉道

云何致得平等行 解决众人之狐疑

无数亿劫乐生死 其意终不有秽厌

已见无数勤苦人 善权教授令开解

净其佛国眷属具 光明寿命众亦尔

一切所云为寂寞 唯愿世尊说上行

降魔官属断诸见 脱于爱欲度想行

云何讲说经法义 愿佛解说诸实行

端正殊好辩才足 为众人说柔软音

饱满世间如时雨 愿佛解说诸觉行

所说微妙如羯随 梵声无疑明慧音

众会渴仰于经法 便以甘露饱一切

若有欲学尊佛道 当勤精进志法行

如来所讲悉平等 唯愿法王以时说

我欲听说正真道 佛天中天知我意

今我不敢扰世尊 唯愿善说无上行

佛告赖吒和罗。善哉善哉。乃问如来如此之义。多所哀念多所安隐。愍伤诸天及世间人。乃为当来诸菩萨施令得护行。赖吒和罗。谛听善思念之。当为汝说。赖吒和罗言。唯然世尊。愿乐欲闻。佛言。赖吒和罗。菩萨有四事法得清净行。何等为四一者行平等心而无谀谄。二者等心于一切。三者解了空行。四者如口所言身行亦尔。是为四事法。菩萨疾得清净行。

佛告赖吒和罗。菩萨复有四事法得安隐劝进。何等为四。一者得总持。二者得善知识。三者得法忍。四者于戒清净所行平等。是为四事法。

佛告赖吒和罗。菩萨复有四事法入于尘劳劝悦生死法。何等为四。一者菩萨示现佛身入于生死。劝诸起灭者令得喜悦法。二者为说柔顺之法。三者所有无所爱惜。四者得不起法忍。是为四事法。

佛告赖吒和罗。菩萨复有四事法无所爱着。何等为四。一者菩萨不当着家居舍宅。二者出家菩萨不当贪财利。三者菩萨不求诸功德报。四者菩萨不当惜身命。是为四事法。

佛告赖吒和罗。菩萨复有四事法于法无厌足。何等为四。一者于戒无所缺减。二者习闲居野处。三者奉四贤圣之行。四者得博闻。是为四事法。

佛告赖吒和罗。菩萨有四事法而得无念普有所入。何等为四。一者令生善处常值佛世。二者听受尊长教而无谀谄。三者乐受教命其心不着财利。四者得辩才入深法要。是为四事法。

佛告赖吒和罗。菩萨有四事法得清净行。何等为四。一者为菩萨行无伤害意于人。二者弃捐谀谄邪伪之行乐在闲居。三者一切所有施而不惜不望其报。四者昼夜常志求法见说法者不求其短。是为四事法。菩萨摩诃萨得清净行。佛尔时说偈言。

其心不着尘垢法 即便无有恶瑕秽

志意不厌教论法 则能令致无上道

虽遇不贤常一心 普入邪行恶道本

出家学道无所惜 在于山间欲解脱

闲居寂寞无所起 其心不着财利色

捐弃躯体不惜命 行如师子无所畏

心得欢悦知厌足 譬如飞鸟无所畏

一切世间无有常 志求佛道大慧行

常乐独处譬如犀 无有恐畏如师子

心不怖懅无粗志 若得供养无增损

捐去邪语及恶见 智了大行志解道

我为世间一切护 意为善权无放逸

意善持戒为众道 心不乱着诸恩爱

谨顺正行如救火 常求世尊上妙行

已脱于空无有想 种种具足审寂寞

所住静然智慧明 得甘露味常欢悦

假使得佛觉道意 常为清净无疑难

总持辩才一其心 忍一切苦不想报

若有菩萨闻是行 欲求佛道当欢喜

常志精进离懈怠 了秽无知意不害

佛告赖吒和罗。菩萨有四事法自堕落。何等为四。一者菩萨憍慢而不恭敬为自堕落。二者菩萨作无反复习于谀谄为自堕落。三者菩萨求供养贪利为自堕落。四者菩萨佞谄邪行求于供养为自堕落。是为四事法菩萨为自堕落。

佛告赖吒和罗。菩萨有四事法堕邪堑。何等为四。一者懈怠为堕堑法。二者无净信。三者起想。四者见得供养者有嫉妒心。是为菩萨四事堕邪堑法。

佛告赖吒和罗。菩萨不当习四事法。何等为四。一者菩萨不当与诸邪见人相习。二者菩萨不当与诽谤正法之人相习行。三者菩萨不当与恶知识相习。四者菩萨不当与贪衣食人相习。是为四事法。

佛告赖吒和罗。菩萨有四事法得苦痛之罪。何等为四。一者以智慧自贡高怀憎嫉意。二者心不欢悦无清净行。三者不能忍辱但欲贪他人财物。四者谓有我人着法。是为四事法菩萨得苦痛之罪。

佛告赖吒和罗。菩萨复有四事自缚。何等为四。一者菩萨喜轻慢于人是为自缚。二者菩萨行世间巧便起贾作治生想是为自缚。三者菩萨意不受法慧为放逸行是为自缚。四者菩萨缚意住种姓是为自缚。是为四事佛告赖吒和罗。后当来世学菩萨道者。当有是诸瑕秽无行人。当供养诸无行者谀谄人。当供养诸谀谄者。有无智人当供养诸无智者。贪求衣食无有直心。嫉妒种姓谀谄怀邪无质朴心。欺诸尊长及诸家室。用供养故。还相诽谤意贪财利。入诸郡国不念说法。以开解人亦为善权。于众人无智慧意自以为智。见他人智慧为善师。便轻慢之。设有无行者为破坏之器。还相求长短舍精进行。为无智懈怠。不多念智慧还相坏法。别离众会共结怨害转共诤斗。谓他无行我承法教。不奉禁戒不欲闻法不行精进。生于贫窭之中在穷厄之家。行作沙门但忧求财利。其所在处不能得安。何况乱志。一心虽行佛功德续贪着家室之利。自谓我为沙门也。佛言。我不谓是辈之人为行菩萨法。如是等人百千劫中不能得柔顺法忍。何况欲得佛慧正觉之行。佛言。赖吒和罗。我不但谓是辈之人堕三道堑。亦复当堕八恶之处。何等为八。一者生在边地。二者堕贫穷家。三者所生之处面目丑恶。四者生于邪恶反善之家。五者生与恶知识会。六者多疾病。七者所生处寿命短。八者横死。是为菩萨八恶事堕于邪堑。所以者何。赖吒和罗。我不以口言作愿以为菩萨。不以伪乱之人为清净行。不以谀谄为菩萨行。不以贪着衣食为供养佛。不谓贡高者为清净智慧。不以自见慧行为断疑垢。我不谓嫉妒者有清净意。不谓多贪求者而得总持。不谓不见诚谛之德而有挂碍当得生善处。不谓贪种姓着色者当得清净身。我不谓想行者当得佛定意。我不谓非至诚行者当得清净也。我不谓憍慢者当得清洁意。我不谓非知厌足者当好法也。我不谓贪身命者为志求法。佛言。赖吒和罗。我不怨责外六师也。责此辈愚人剧于外六师。所以者何。所言各异所行不同。为欺诸天及世间人。佛于是说偈言。

无智愦乱为放逸 轻慢无敬多贪求

与尘垢会起欲想 是辈之人去道远

贪求供养懈怠增 以无精进失净信

便坏净行亡正戒 犯禁法者失善道

生于贫家作沙门 在穷厄中求供养

譬如有人穷无物 从他债望求财产

贪供养故在闲居 在于彼住欲自达

得神通智辩才具 弃捐家室受所有

不见道住随乱行 生于贫穷卑贱家

在丑恶中无力势 堕于贡高愚痴地

作卑贱者无名德 意贪财利为放逸

后即生于大恶处 亿劫之中无善迹

假使于道无贪利 诸天人民悉得佛

随蓝之风不动人 用供养故不自成

无有功德仰于人 无精进意失善行

为坏乱教不承法 不能逮得慧道意

以至诚利致佛法 终不失行如道意

志愿甚坚常清净 所奉如应则为道

我求佛故无所惜 及施身命索经法

是辈舍法不精进 以于道法失句义

有大灯明无能见 我本求索善义说

适闻所教即奉行 断绝一切诸爱欲

已闻种种佛法教 不能究竟一法句

非法行者何得道 譬如示盲之道径

佛告赖吒和罗。乃往过去无央数劫。长远不可计无量不可思议。尔时有佛。号吉义如来无所著等正觉。在世间教授。佛天中天。时有国王名颇真无。佛言。赖吒和罗。其颇真无国王典主阎浮利天下。广长六十四万里。时阎浮利有二万大城有亿千家。其颇真无王有大城名宝照明。王所治处。其城长四百八十里。广二百八十里。以七宝为城。南北出有八道。所作审谛具足。尔时人寿十亿那术岁。

佛告赖吒和罗。其王颇真无有子名曰德光。端正殊好威神妙绝。初始生时自然有千藏出皆有七宝。一一藏中自然有诸国王宝。其七宝高八丈。德光适生一切阎浮利人皆大欢喜。拘闭牢狱皆得解脱。其德光太子适生七日之中。无智不博道俗悉具。佛语赖吒和罗。于时净居诸天。中夜时来到德光太子所语之言。太子。不当为放逸之行。于是德光太子从是已来具足万岁之中。初不睡眠亦不调戏。初不歌舞未曾作乐。亦不行来不出游观。未曾贪身亦不念歌舞伎乐。不贪财利不念家居。不着郡国亦无所求。一切所有无所爱惜。如立一心常在独处。以寂诸难得意少有。无生不死者。身命不可保不相敬重。天下恩爱会当别离。无有作导师者。乱法犯罪忧怖恐惧。凡夫之土不知厌足。以愚痴力常

喜诤斗。

我今者为堕无行之中。我欲默然无为。彼时太子独处闲居无放逸意。远诸爱欲为等心行。佛语赖吒和罗。时王頞真无他域之中。有一大城名乐施财。为德光太子造南北行有八重。八百交道。以七宝为城。其城七重以七宝为帐。皆以白珠而璎珞之。一切诸栏楯间有八万宝柱。一切诸宝柱各有六万宝绳互相交系。一切诸宝绳。各有千四百亿带系。若有风吹展转相揩。出百千伎乐之音声。一切诸栏楯前各有五百采女。善鼓音乐皆工歌舞。得第一伎所作具足。能欢悦一切天下诸国人王。以是供给德光太子。王告诸采女曰汝等舍诸因缘昼夜作诸伎乐以乐太子。令可其意无得使见不善之事。一切栏楯边置诸施具。饥者与饭。渴者与浆欲得车马者与之。欲得衣服华香坐具舍宅灯火。随其所求供养。

具金银明月珠琉璃水精象马。一切诸七宝璎珞以给天下。其城中央。为德光太子作七宝宫殿八重交露。彼一讲堂上有四亿床座以给太子。城中有园观生花树宝树。其树常生悉遍覆盖。佛语赖吒和罗。其园观中央有七宝浴池。以四宝金银水精琉璃为栏楯。中有八百师子之头。其水由中入浴池。其浴池中复有八百师子头。池水从中流出。池中常生四种花。青莲花红莲花白莲花黄莲花。周匝有宝树其树皆有花实。其浴池边复有八百庄饰宝树。一切诸宝树间各复有十二宝树。各以八十八宝缕转相连结。风起吹树转相敲。概出百千种音声。诸浴池上皆有七宝交露帐。德光太子在其中浴。其讲堂上有四十亿七宝床座。各敷五百坐具。其中央敷一大七宝座。敷八十亿妙衣以为坐具。座高五丈六尺。

德光太子在其上坐。一切诸床座下各有香炉。昼夜三反火烧蜜香。布诸好花以宝覆盖垂金色莲花。殿上有明月珠帐垂八万明月珠。出其光明普有所照。一切诸树上皆悬诸幡盖。一切诸园观中各有九万朋月珠。其一珠光明照四十里普遍佛国。佛语赖吒和罗。其园观中有鹦鹉鸲鹆拘耆孔雀。雁鸟鸳鸯鸠那罗鸟鹞鹎鸟诸耆域鸟。皆共悲鸣有种种音声。以乐德光太子。常作五百味供具。尔时一切房室中有五百童男。限年十六以上二十已还皆悉童男。都于诸国采择得是诸童男。将入彼城皆悉巧黠无所不能。皆知天下诸所作为。复将八十亿童女在其城中。端正姝好年十六已上限至二十。皆工歌舞。能令男子欢悦。其所语柔软工谈言语常如应时。不长亦不短。不肥亦不瘦。不白亦不黑。口出优钵花香。

身出栴檀香。皆如天上玉女悉共同心。皆悉园绕德光太子鼓乐弦歌。于是德光太子心念言。我今自然得大怨家。众乱我清白之法。我今当作无所惜之行。于是太子愁忧不乐。譬如有人所见拘系心无所乐。德光太子亦如是也。见诸采女伎乐意无放逸。亦不以

为奇特。亦不贪其城郭。亦不着车乘。彼具足于千岁中未曾爱色。想亦不想。声香味细滑皆除诸想。常专志一心念言。此为是我怨家之众。我何持出是怨家中去。而得解脱为无放逸行。尔时诸采女白王頞真无。太子。不听歌舞愁忧不乐。佛语赖吒和罗。时王頞真无与八万小王俱。往诣德光太子所。悲泣泪出愁忧不乐感绝躃地。侍者即共扶持王令起住。为太子说偈言。

愿子且观我诸宝 子初生时自然出

谁娆汝者今语我 吾当重罪诛罚之

今且观是如天上 我从子意之所欲

今者太子有何乏 我能随意令子得

视是诸欲净好目 诸采女俱鼓乐声

与共娱乐除其忧 悉工鼓音常喜笑

汝当听是好音声 所鼓伎乐相和悲

今正是意娱乐时 其池水中有莲华

园观中有华叶实 种种妙好无乱秽

观是第一自在智 可以喜乐一哀我

入池中洒自恣乐 中有莲华青黄白

种种红花光觉人 今子观是何不乐

鸪鹚鹦鹉拘耆鹤 拘那耆匐哀鸾声

诸香白花譬如雪 孰闻是音不欢悦

明月讲堂平等力 黄金琉璃为栏楯

诸所珍宝最妙好 诸树音声出那术

栏楯边施用汝故 众千采女鼓吹音

亦闻玉女歌乐声 子意何念而不悦

今太子等美姝好 可以娱乐听我言

父母住此目泪出 子岂无哀愍我等

尔时德光太子。以偈答王言。

彼持功德者 离诸恶见言

我以厌苦乐 不贪无利欲

皆见于五道 生死诸人民

今当说解脱 父王听我言

无有触娆我 今吾当何说

我不贪于欲 云何乐歌舞

一切诸爱欲 我视如怨家

尘劳诸贪爱 随人着五道

是诸采女辈 无觉痴乐之

为是诸魔事 随人大系缚

诸圣贤道士 常不赞叹是

习此爱欲者 为种因缘根

是采女身体 皮革如裹连

筋骨相撑拄 如幻无正利

譬若如画瓶 中盛满不净

譬如在冢间 云何当乐此

所鼓音乐声 无有亦无受

一切乐无谛 了此为不惑

若习于想念 便即失一心

随尘劳音者 譬如痴老人

一切诸有树 或有炽盛时

亦不可常得 或有无乐时

其果无有常 亦不常着树

我以了如是 岂当戏短命

父母不可保 及兄弟妻妇

亲里亦如是 临终不自在

一切诸所有 如草上之露

不当纵其心 自恣为放逸

是意不可满 譬若如大海

恩爱甚广大 已得复重索

众人贪欲故 各各而懈废

无能缺减者 譬如须弥山

人以意为本 身命过去疾

譬如河水流 适合便复别

尽坏不久立 譬若如电现

贪着三界欲 则为无智黠

诸天来语我 无得为放逸

为菩萨行者 不贪诸所有

愿欲得佛道 哀念众人民

非以淫欲行 可以致佛道

其有受贪欲 为心意作奴

便为自坏败 不得立功德

我终不受欲 亦无起嗔恚

如鸟堕罗网 云何得自在

现于恶思想 为还自缚身

意不得自在 为无利空聚

贪是恐惧身 譬如毒树花

何所是人尊 谓度馱水者

观视诸人民 流堕恶道者

为诤空无句 兴起诸邪见

王当知我意 欲度脱此辈

不贪积慢法 疾得度无极

觉诸睡卧者 疗治于疾疫

为除去忧患 令立欢悦迹

欲脱三千世 缚着音响者

为说善经义 饱满久贫穷

调诸不成者 拔出于恶道

施盲得眼目 令聋者得听

为造解脱灯 立智慧神通

令诸三界人 得三忍平等

为作慈哀雨 度诸云雾岸

为一切众人 现其光明焰

便持善觉意 令脱得荫凉

为雨诸医药 皆令得安隐

念是已父王 即便坐一心

吾于一切欲 无复志愿求

但欲索佛道 用哀众人故

于诸有贪欲 无复有志愿

孰有智黠人 乐在于是中

云何犯禁忌 令人意迷乱

若因贪爱色 为堕大恶道

孰行佛道者 当复为放逸

人皆随水流 我当今逆流

不可以言说 而致得佛道

当放慈哀光 照于一切人

我不贪爱欲 不缚着财物

我今愿父王 不如与众还

我欲弃众会 及一切郡国

人多求可意 从是致疾病

制意不放逸 胜得亿郡国

不可在爱欲 而致得佛道

若欲得无上 安隐快乐句

当诣大山中 在树下而坐

习在于闲居 可得尊觉道

佛告赖吒和罗。尔时德光太子于讲堂上。与诸放逸者俱其心秽厌之时。太子作三品行。何等为三。一者住立。二者经行。三者坐禅。弃损睡卧具足上行已得八住。时太子夜半闻虚空中声。净居诸天嗟叹佛功德广普具足及叹法众。德光太子闻已衣毛为竖。即而堕泪愁忧不乐。叉手以偈问诸天言。

我在厄难中 诸天愿哀我

今且住听言 我欲有所问

行在虚空中 为叹谁功德

我闻其音声 其心为悲喜

佛告赖吒和罗。尔时诸天为王太子德光。说偈言。

今世间有佛 太子不闻耶

佛号曰吉义 救济兼拥护

奉行诸善本 开化尊功德

众僧以学问 有亿那术千

德光太子。以偈问诸天言。

我傥见世尊 云何知是佛

愿说慈功德 欲知于正觉

假使往见佛 当问道如何

菩萨行何法 得为一切护

于是诸天。为德光太子。说偈言。

颠发软妙好 英殊如右旋

其顶相威神 好譬如山巅

眉间相光明 威曜若日出

生妙如右旋 色好白如雪

觉意为清净 目为绀青色

人中尊天子 颜色端正好

面目常和悦 放亿无量光

普遍三千国 消灭诸恶道

佛口中牙齿 悉平等清净

鲜洁如拘文 明如好树光

无乱两二十 合为是四十

口中舌妙好 还自覆其面

口所说妙言 令人意欢悦

常无诸谀谄 梵音甚清净

佛之所讲说 胜百千音乐

除寂诸狐疑 令人得利悦

种种德无乏 善权决道义

已解黠法花 为百千璎珞

其地之音声 为出天伎乐

譬如天音响 佛语亦如是

真陀罗鹙鹎 拘耆及鸳鸯

雁鹤及鸲鹆 鸠那罗问言

其音为如梵 柔软甚和悦

无谄无有短 觉了一切义

英儒而悬绝 可诸智者意

清净离诽谤 无有诸想愿

善施行德义 不闻作瑕秽

彼法行正觉 言功德如是

世尊之身体 皆有种种色

手臂长出膝 七合皆为满

其指纤长好 有若干妙绝

紫磨金色体 心如明月珠

着身毛软好 上向如右旋

齐圆如隆起 马藏寂不现

足下安平趾 其下有相轮

佛膝中政好 平等种种色

经行如龙王 为如师子步

行时默低头 诸根悉清净

若人散花者 变成为花盖

有增无减时 是为佛正法

若得利无利 勤苦与安乐

嗟叹及诽谤 其心无增减

譬若如莲花 不着于泥水

正师子如是 无有与等者

佛告赖吒和罗。尔时国王太子德光闻嗟叹佛功德及法比丘僧。踊跃欢喜。譬如贫穷饥冻之人得伏匿宝藏其人欢喜。譬如盲人得眼目。若如牢狱系囚得解脱其人欢喜。王太子德光。闻嗟叹佛功德及法比丘僧。欣喜如是。于是国王太子德光念言。如今闻佛威神证明经法。众僧具足尊行无缺。在于生死为反邪行。凡夫之士多无反复。贪身自见非是正行。为居家多瑕秽。习着欲者当堕苦痛。放逸行者智士所离。愚痴为闇瞑。当于其中

为作平等灯明。人意难调。名色甚深六入无厌。不断诸习当遇苦毒。痛痒不安恩爱为根档杻械诸受难舍。与有共合长为怨会。生死难断为人多众事愦闹。疾迷乱身不坚固。会当归死乐少忧多佛法为第一安。不可以尘劳之行贪欲放逸之心而得立功德行。今我在愚痴之中不得一心定意。不可以乐生死意。与恶人会严治善道。何况乃欲得无上正真道。我宁可从高楼上东向自投。莫使我诸家眷属于门中作挂碍。使吾不得出也。

佛告赖吒和罗。尔时国王太子德光向彼吉义如来无所著等正觉。自投口说是言。假使世尊有一切智能悉普见者。今天中天当念救我。于是吉义如来无所著等正觉。申右臂放手光明照德光太子。其光明中有自然百千叶莲花大如车轮。其莲花出亿百千光明皆普彻照。于是德光太子即住此莲花上。欲往诣吉义如来无所著等正觉所。遥叉手作礼三反自归。尔时吉义如来回光还照。于是太子寻光去至佛所。稽首佛足。见世尊诸根寂定。尔时德光太子以偈赞吉义如来。而说颂曰。

吾不久睹医王名 今者辄得见于佛

云何立在瑕秽行 皆能致得一切法

我向者夜中半时 从诸天闻佛无想

适闻愁忧无复乐 何所是人无放逸

其失道者示正路 诸无眼目得等视

今愿为我现大道 慈哀疗疾使信净

令众贫穷得富乐 拘闭牢狱得解脱

断吾狐疑除诸结 唯愿解说其道行

为吾现正离外道 于闇瞑中作灯明

为诸伤害除垢秽 愿大医王断吾疑

愿度脱我生死道 断绝去吾诸所爱

令得超度愁忧海 及以八道入大乘

今寿命短法命尽 多有妨废功德行

无福之人不如愿 今吾适开愿解疑

今闻导师唯决要 云何菩萨为放逸

能奉行佛尊妙道 度脱人民生死恼

佛告赖吒和罗。尔时吉义如来知德光太子心所念。方广为解说诸菩萨行。德光太子闻彼佛所说。即得无尽总持门。逮五神通即踊在虚空化作妙花。以散吉义如来上。尔时頞真无王。明旦闻太子宫中婇女啼泣声面。即为变便往到太子宫中。问何故啼泣。诸采女答言。德光太子不现不知所在。于是王頞真无闻太子不现即便躃地。与数千众俱而举声啼泣。尔时城神来到其舍。告王頞真无言。大王无得啼泣愁忧。太子东去往见吉义如来。稽首作礼跪拜承事。王頞真无闻神语声。与诸眷属大臣。及太子后宫婇女。及八十四亿那术百千人。东出往诣吉义如来所。稽首佛足却住一面。佛语赖吒和罗。尔时吉义如来知国王頞真无意。即为如应说法。令一切众皆得不退转无上正真道。于是王太子德光白吉义佛。愿佛受我清净饭食请施。佛即默然受之。德光太子语父母及诸眷属。今愿仁者。劝助城郭庄饰璎珞以奉如来。不当有贪心有所惜也。应时皆同心劝助放心布施。于是王太子德光及眷属共奉吉义如来庄饰璎珞宫殿城郭心无遗惜。日作五百种味以供养佛及比丘僧。为一切比丘以赤旃檀香及七宝为房室。以摩尼为经行处。于上作珍宝交露帐幔。南北各有花树行列。边有浴池中生优钵花。其边际清净无垢。其花有百千叶设百千座。一一比丘各有是具。尔时德光太子令诸比丘不忧衣服。亦不想他比丘独得衣被。彼于是亿岁中未曾睡卧。不念所爱不贪其身。供养于佛所念无异。尔时未曾有想念于欲亦无诤乱。心无所害不贪于国。一切无所爱惜。不贪身命内外无所著。于是闻佛所说法。皆悉受持不重问如来。初不沐浴亦不洗足。亦不以香涂身。不起疲厌之意。亦未曾坐。除其饮食左右。吉义如来般泥曰已后。即为造起赤旃檀塔寺。于百千岁供养。所可阇维如来处。以一切天下诸花诸香捣香杂香伎乐以为供养。起九十四亿塔。皆用七宝珍琦之物。以为帐幔覆盖其上。各以五百七宝盖供养诸塔。及百千伎乐一切阎浮利诸花宝树用供养塔。各然百千灯。一一所然油其价百千。及散一切香花。如是之比具足供养亿岁中。然后德光太子弃家学道作沙门。着三法衣常行分卫。初不豫世事亦不睡卧。了无衣食之心。具足四亿岁中常惠法施。未曾计有我。亦不疑他人。何况求供养。亦无生死语。为众说法不劝令生天上。学是行以。教授一切人及中宫眷属使为沙门。佛语赖吒和罗。尔时净居诸天心念言。德光太子教授一切人皆令作沙门。我等于是亦当作行供事三宝。由是三宝得立而不断绝。其吉义如来般泥洹已后。其法住至于六十四亿岁。皆是德光比丘所拥护。其德光太子如是之比供养九十四亿那术百千佛。

佛告赖吒和罗。汝知尔时国王頞真无不。答言不及。佛言。则无量寿如来是。汝知尔时德光太子不。答言不及。则吾身是也。尔时城神者。则无怒觉如来是。佛语赖吒和罗。用是故菩萨大士欲得无上正真道最正觉者。当学德光太子之行寂寞之教。捐舍恩爱。无放逸之行。我求无上正真道时。所行勤苦精进乃如是。是辈无行者贪着衣食愁思无懈。用供养故。自远佛法所学无益。污乱沙门坏菩萨法。恣其身口意妄造所愿舍其本行

。贪衣被床卧具病瘦医药。无有惭愧之心。不乐政行学无常之法。不奉尊教远离佛行。于道自弃意不乐解脱行。佛语赖吒和罗。以是故。闻此法已。当觉了之弃恶知识。莫与无行者相随。弃诸贪欲。佛尔时说偈言。

学道贪利及饮食 即为不乐十力行

弃捐于佛百德教 用利供养堕他家

刚强弊恶无惭愧 自放恣堕诸贪会

为起尘劳堕邪行 便自说言我德行

身在闲居游于城 利供养故作恣行

远于解脱空去地 以故当弃离诸有

为不敬佛及正法 远离众僧诸功德

弃捐善道堕三恶 为失八百诸尊行

若有闻说是经者 审净其意常精进

无数亿劫佛难值 当用是故如法行

其说得佛大乘者 常思念是功德句

念已审尔一心住 当得无碍安隐道

常立贤圣习观德 意念厌足自制心

汝等勿得捐善场 当堕五道如痴人

习闲居止常精进 住莫自轻勿易他

诃教己身寂其心 我本奉亿佛教诫

不惜身命意质朴 精进于法行恭敬

我故常说此言诲 行是已后道不难

闻是若喜大乘者 不能精进不乐听

其有智者乐此言 后当弃恶及怨结

佛告赖吒和罗。若有菩萨行五度无极。不如学是经奉行顺教。彼之功德百倍不及学此经者。说此经时三十那术天及人。发无上正真道意。皆得立不退转地。七千比丘得无起忍漏尽意解。于是贤者赖吒和罗白佛言。是经名为何等。云何奉行。佛告赖吒和罗。

是经名为离痴愿行清净。当学当持正士所乐。决菩萨行具足诸义。佛说如是。赖吒和罗诸天世间人民龙鬼神等。皆大欢喜。起前为佛作礼而去。